

中年縣志

震

重修廟學記

劉之鳳

邑人刑部尚書

夫可已而作之者厲民者也可作而已之者迷民者也故
達體之政必均其民不搖善乎唐公之脩廟學也公以開
封別駕來視牟篆見學宮闕廢大懼人文不振儒效罔彰
無以稱上德意又慮爾來民罹於煩政而苦於寇殘司牧
者何可以勞民傷財為乃詢謀於二尹闔公曰舊可仍也
吾亡增而作焉舊所缺而圯者吾亡襲而不舉焉闔公聞
而是之於是舊圯而宜新之者若東廡若西廡若櫺星門
若四周垣牆舊缺而宜補者若明倫堂敬一亭之甬道若
照壁之前柵欄皆次第脩建唐公捐俸金購材鳩工民不

知擾工悅趨事贊歎為希有余惟神明高厚受形無外者莫大乎天地品彙類殊細至無窮者莫繁於萬物至於參天地宰人物上下各遂其宜者無踰於聖人故聖人為百世之師聖建其衷賢申其旨師覺而士習之今代逢聖明吾年得賢司牧俾繇庠序踐古人之跡天下治則談禮樂以陶吾民一旦有事猶當仗大節為臣盡忠為子盡孝使人有所賴且有所法是為國家教學之意鳳不揣忠孝之志願隨吾黨諸君勉焉雖然唐公作父之化固不止此凡有益於民者靡不注意况能以廉潔律己始終無間又有以大過人者是以政績昭彰聲名烜赫為中原循吏第一

唐公名士彥字弱之山東靈山人徵余文者閻公名國卿
字元輔北直隸慶都人故併記其實以為來者勸崇禎二年

官渡橋碑記

張民表

爰夫淹水弓聲集魚鱗為雁齒清流壘勢創石鼈以木函
况乎天上牽牛夜向雕陵問輦人間司馬時從蜀道題書
填靈鵲之參差誰能託足駕長虹之偃蹇不可容車波匯
通川浮輕舟於魍魎浪飛渤海借砥柱於鼃鼃然而倚閣
連雲豈取材於一木錦袍燦日甯結組於寸絲窮一力於
不貲空嗟莫辨聚十方於無量屬有成勞茲者橋梁即古
官渡水也望極浦兮雁驚飛歎積砂兮狐兔走元甲已隨

寒日盡草野蕭蕭彩船猶向淡煙來雲天漠漠悽慘騰平
邱之獵騎沈寥隱曲淑之漁人崩岸洪流行旅戒飄飄之
患回舟演浪居人興沈沒之悲繫將鞭石於秦皇走嶙峋
而驅汗漫豈徒為楫於殷相突吹滂以偃高濤雖魚隕采
之石藉神休於星宿亦有來周之慶啟靈號於子趨敝邑
明府北海傅公擴仁度於納溝欲左提而右挈軫生靈而
拯溺肆輟水與低枝德邈涓源動帝天於浣衣之石名通
廣路化王孫以祇樹之林是以毛宰官墀田宰官首鳳等
行不捨之檀元津鼓枻姜居士有記蔡居士大訓等唱亡
機之旨緣水開池興國寺僧官宗副既惜逝川猶思彼岸

不向毗邪自默惟期檀越群施是以高謝四流宏披八正
三千世界曾未足以當微塵二分珠璣尚堪持以奉寶塔
皆能不貪不吝是造是經儼黿足之承山像鵬毛之搏海
芳名永振大德不刊工始於崇禎元年正月甲子訖於明
年四月辛丑費金錢千二百緡詞曰爰古溴梁跨有雒津
赤蘭朱雀造晉超秦惟茲清水厥流泯泯北渡奧區厲揭
病民發禳為勞懼其胥淪我侯戾止裁石鼎新凡我耆秀
眾鄉縉紳秉侯之德以莫不新子來月成功與時臻口碑
下傾聽之伊人敷演無窮永勒貞珉是歲之秋八月戊辰
立石

崇禎
二年

脩濬城池記

劉之鳳

癸酉歲杪流寇渡河猖獗於伊雒汝南距牟纔數舍匪止震鄰抑且剝膚時余飽繫都門懸旌梓里憂心搖搖禍近矣城郭不完如億兆生靈何於是陳議於巡撫大中丞曰築斯城也鑿斯池也當今急務無先此者中丞可其議下之縣余豈不知時絀舉羣羸哉衛民命不能不用力勢不容已也先是余計城址方六里所需磚僅百萬吾邑田萬五百頃計畝徵磚頃以百計足矣灰則捐之士紳擬匠以百傭工倍之月餽倉粟人三升於里下無徵嗣邑侯泰安胡公謂儲材寧裕而倉粟不敷磚二倍焉工則徵之里甲亦

倍焉雖其征繕繁乎然一勞永逸臻成晏如計之審矣其
督事必而鳩工敏自九月十五日經營伊始迄十月晦前
城之東面告成而西面就緒者亦半會歲寒胡公亦以解
綬去繼其事者今邑侯俞公公蒞政於甲戌季冬甫浹旬
適值寇陷汜榮則惶惶為捍圉計亟以庀前功其督事更
恐而鳩工更敏自正月念日具畚鍤迄暮春之望城之西
南北咸告成余於清和旋里一望雉垣誰之力與而遂計
及於池其南則水潞為湖是不煩濬其西北皆澤濕易濬
而深獨東為邱阜濬之殊難余愀然曰城高矣池不深令
寇騎抵城下孰禦焉顧念築城之役里之民力殫矣何忍

重困之乃搗第長清令之蛟暨徐守冉君孺能博野令伊
君先得定興副尹冉君佳者各捐田租以募工尤賴余侯
捐俸錢以佐之任佐領以監之始於五月二十八日成於
六月十二日其濶以二丈深丈許而角樓而月城暨敵臺
相繼鼎建皆報竣矣美哉金湯乎一方保障奕世實加賴
焉余故落成事而紀侯之功誌不朽云侯諱士鴻黔之新
漆衛籍庚午科孝廉也

崇禎八年

水月菴蠲免雜差記

徐化成布政使

牟邑秦楚之孔道也孔道之間有梵刹曰水月菴為行旅
之人望而投憩者之所也偶過其處鐘鼓具設爐火具存

雲廚方丈闌無其人詢之居民則云一二僧徒以應差徭而去爾嗟嗟牟邑之廣牟民之眾寥寥方外之徒胡不能為其免乎爰有矜士以及耆老進而言曰菴無多僧亦無多產力役有限幾欲為之分任之而未敢請也余曰斯言甚善夫福田所在爾諸善信尚不吝捐橐以助矧此眾擎易舉之務而不亟為襄其成乎於是邑令進而言曰除正供賦稅之外一切雜辦概無累及永以為則菴僧歸而聞之向佛頂禮作頌因請勒石以垂不朽余遂編次其事而誌之併邇其所自始夫葺屋招民則灤州石令也建菴塑像則涇陽段令也圯而復脩率眾立田則洪洞晉令也蠲

徭豁差則今北平朱令也而任持焚脩則僧人性平也若夫護法任持則後之君子也

重建景魯堂記畧

清韓蓋光高陽人邑令

縣治景魯堂出政臨民其來久矣明末壬午寇燬無存國朝初諸事草創前令劉秦來僅葺思過堂以代之垂三十年尹斯土者率因循傳舍庚戌春余筮仕茲邑見思過堂湫隘不足以肅觀瞻遂自捐俸庀材鳩工閱歲依舊址而成焉

韓公脩北門記

冉覲祖邑人檢討

牟城四門門以方設東西驛路往來不絕南北門各為其

方人赴邑所繇明季多寇警司牧者謂四門盡啟則守不固加以扃鍵者相沿三十年矣夫城衛民居門利民行易曰重門擊柝以待暴客安在閉門以自固也韓公下車周覽城池見南門地卑蓄水可通徒杠北門之外土沃人眾車馬輻輳皆枉道東西門紆迴未便於是擇吉啟南北門門卒專設守衛加嚴視向閉門時為倍安公念二門均圯而北門尤急鳩庀歷時俟之農隙適奉上文遂協斯舉脩門架橋濬隍引水金湯之勢不日而成而且出入不滯民頌其德是可以示來茲勒不朽也爰記其歲月於石

韓公脩南門記

冉覲祖

北門之工甫竣遂有事於南門量事期計徒庸慮材用書
餼糧增卑培薄去故就新民不加擾門以永固先是已疏
河灌池波水淪連荷芳四颺襲人衣袂疊土為途蜿蜒而
堅好中構小橋遊艇可以徑度亭臺跂翼在水中央桃柳
間植魚鳥親人蓋其地雖屬僻而景實擅勝地僻故脩可
以後景勝故工宜次第舉也後之登陴而望者見池有餘
清蓮有遺芬塗有行歌橋有坐吟亭臺之上丹碧照耀者
公與斯門同不泯

楊橋折地碑記

余讀周禮及食貨志而知折地之有由來也周禮遂人辨

其墾之土以頒田里上地夫一廛田百畝萊五十畝中地夫一廛田百畝萊百畝下地夫一廛田百畝萊二百畝食貨志云民受田上田夫百畝中田夫二百畝下田夫三百畝歲耕種者為不易上田休一歲者為一易中田休二歲者為再易下田三歲更耕之自爰其處夫上田止百畝而中下迺至二百畝三百畝休息更耕其實止當百畝之數是不亦折地之繇然與牟土多瘠少沃要皆中下等地耳然於勝國時原分三等行折及皇清定鼎兵燹之餘舊藉無存遂不問肥磽一概按畝起科二十年相承民茲以困楊橋迤北河流浸漬一望烏鹵幾於不毛以及隄堰所壓無地而糧堪為浩歎自韓公下

車履歆檢踏洞知其苦如抱隱憂不去於懷後有新墾地一百三十餘頃例應報上行糧公念年地議折之無策今復以懇地上聞使增者日增而減無可減是驅民於饑寒轉徙也於是會同僉議存此一百三十頃之新墾折與縣南之沙薄逃亡者若干而楊橋陂地每頃獲折十有五畝隄所覆沒則計畝除之其恩施公溥富不加偏貧不見遺而且以年之新地代年之舊糧既無益額亦無怨民法良意美可以垂來茲也楊橋士民欲鐫石以志而丐言於余余知是舉也公蓋幾焦勞於茲矣貧苦之民累年控告若不曲為調停勢必哀鳴不止而新墾之一百三十頃又悉

聞於上臺其間力挽得回者非有堅定之識慈愛之衷者不能也況今吏治重開墾以此一百三十頃不折舊糧而報新墾可以為優擢地而公不計一身之功名祇計小民之室家不翅父母之為赤子謀殷殷惟恐不得飽煖也是誠所云樂之君子民之父母矣因喜而為之志

康熙十四年

晶澤里折地碑記

冉覲祖

古之地以井授今之地以里分牟里二十有六肥磽高下壤地各殊大率縣南多沙薄不可耕沙擁成岡每風起沙飛其如粟如半菽者刺面不能正視輪蹄所過十步之外踪莫可復辨以之侵移田疇間無不壓沒又或野無堅土

風吹根見高禾以枯其俾濕之地潦則水注成河陂則地
白如霜民貧多逃村落為墟此南境之常也而晶澤里為
尤甚韓公來蒞吾牟按板圖稽戶口知晶澤之民散處鄰
邑者實眾加意撫字廣為招徠減差徭給牛種勸開墾濬
溝渠猶念地不議折則民困未已適有新報地一百三十
頃公不以上聞為己功而議折以紓民困晶澤里獲折六
十餘頃居者稍有起色逃者日漸復業今者國祿無通得
與他里相後先公於晶澤有再造之功也里人因謂有明
循令喬陳並稱喬公折地分上中下之等陳公濬渠一百
九十六道若公則兼喬陳之美可以鼎峙而三遂將喬陳